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卧子 夏允彝瑗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 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陛下卽

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愛。未可以爲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况今天下。名爲治平。而實有可愛者。卽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愛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斂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愛者也。孽胡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爲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愛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愛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脩省之心。

矣。然愚以爲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脩省之寔。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卽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

之資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况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作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踈譏說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覩。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

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瑰竒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笏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使別設數科而人必不應也。以非時所貴而名又太重不可居耳。書札。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薦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
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
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爲高脫
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
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
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爲此非祖宗故事
臣愚以爲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
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
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
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
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
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
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
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
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
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陛下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克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

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

伐。依擊。兇。以。爲。盛。德。地。

乃馱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

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

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馱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上邊議八事

禦虜方略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飾。雖號桀黠。然此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孽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而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閭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

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論。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廝
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
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
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
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恣者有矣。罰不
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
臣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夫律者。徃徃使之戴罪
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
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

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逆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

因帝列之于屏風

時召大臣諮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

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諸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

以爲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雖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

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

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闡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

不得爲己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
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
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腴削。其心安得而
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
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
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陛下當
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
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
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詘勞其功詘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遷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遷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
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
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
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
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聞火飾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
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
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撈於邊曰有能得火飾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賞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雪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寡也。善

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之名將加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

此最爲可恨

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剽。虜。

謂我不能師此。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觀望疑遲。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救其狂愚。

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與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恕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瞍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狼懷之私心。而可爲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劄爲尊親之議。當時
譁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
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
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
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
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
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
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后。亦
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况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不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恭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蕃國之名丹

此諫出入永嘉新都之間

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蕃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愬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
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
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時○大○禮○議○尚○未○定○太皇
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
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故○爲○此○言○耳○

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賦稅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
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
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
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
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
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
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
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割價之重。僞
以官爲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人之民
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

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熬作荒蕪以爲例，爲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畝，近則乃至千餘畝。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有從人起者。有從田起者。

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湏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鱖菜膏。

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旣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掬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首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

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雖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異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爲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寔難。整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

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爲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相載而歸，曾不究其賊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橈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咸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隄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瀋江南直隸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陸輦荆粟，水涇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疆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掇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徃徃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劉世熙告吳，吳有白

海論極唯

芻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芻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謫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

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
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
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
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
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詔
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
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
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買勇先發

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舻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槽。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
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壘合且復決隨
決隨築吏戒丁勛舂牒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出月
河以北決旣塞緣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泥柱森然
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濟南旺湖諸泉源又堤
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
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
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飲其役者
通政司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

劉福通用王文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記其事

江淮平亂碑

平流寇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彥明

以羣盜歸本逆堅得休且事實也

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
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
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戮王臣，截漕舫，
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
師久無功，乃遣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
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溯沿邊驍
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
柒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
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平口遣許副總泰卻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叅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群不逞且遽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堦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旣敗敬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柒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
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
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
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整之乃遽巡遁去叅將李
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退之遇於嵩淺
坡殺其衆殆盡陸柒彥明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
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
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
泝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

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壘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質蹠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柴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乂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臯稔惡。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拚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買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歟。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雜著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江南巡撫

右刑部侍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勅也
間錄一通以示臣鑿臣鑿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
下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
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
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靡縮豈不在其
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
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
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掾荒十二策，得
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
在在克物。時朝議游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
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克焉。其事始濟。
又議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糶，官
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賴上之
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
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
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功，尚可

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事有妨則免，講之口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異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
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
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
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
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
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
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 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闕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

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
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
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
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
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
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太慶殿。賜
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
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
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

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
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日達聰。嘉言罔伏。野
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謝廷楨提月叅閱

楊石齋集

疏

楊廷和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遵祖制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官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官衛之防，以消弭禍。

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觀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清明之氣以裁

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待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旣謹。亦可盡釋於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閣送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開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撥置主使，陵轍官府，強脇郡王，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住京師，經年累月，前後踵接，不知何所管謀，及江西鎮巡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潮，不能以理規正，却又過爲推美等情。其撥置主使之人，各有指名，又與前次本府典寶副等官閻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關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容都御史劉觀齋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卽獻還
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
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
宣諭 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還護
衛并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
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
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撥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
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并護衛指
揮千百戶總旗等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其後使者途寧旗人誤爲遣官

親之即試逐發兵天情。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

永樂七年，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皇太

子留守南京。次年駕還南京，又命皇長孫留守北

京。宣德元年，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命鄭王襄王

居守。此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聖駕

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
極邊衛分永遠克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
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
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郊廟朝廷祭
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

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等寺疏

保安寺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祖宗舊制。仰惟皇上新政之初。刻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于聖政。深爲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

焉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

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

取勸切近

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慎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
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
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
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
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卽蒙懿旨
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
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
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
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
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
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
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
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
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
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官闈之內。修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旣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旣入。聖賢之經訓。

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陛下聖德之累不
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
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
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爲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
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蠱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
實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
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麵蔬菜等數
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褫施銀兩等物各開
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
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修德保身爲
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黻題叅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
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撥置科歛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問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
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
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爲聖德之累。夫朝廷
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
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
擬罪發落。此乃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
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
近來大獄法司未肯定罪亦

有送鎮撫司者雖一非正法也

之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

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

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

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爲決

蓋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聖意

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

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臣等既未

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撥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滄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

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領于有司而不造內臣地方之費捐省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參將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笮都爲沈黎郡，今松潘以
南是也。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今松
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爲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
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厯其牙，犁其庭，
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 列
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旣修，不忘武備，乃眷西顧，每
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參
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
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參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白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子蜀人也。習知邊事。其爲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叅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

此致○繫○之○本○

是爲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會盟時。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何如耶。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聞之。諸道餽餼。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親負戴走百
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
里。米以斗筲計者。多才五六。出入氐羗聚落中。或剽
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盡出月所得
既廩爲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
者又何爲而坐視其然耶。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號
令。卹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酋長。諭之禍福。間一
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側視之。或少犯我。則親
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黷以逞。彼將畏威獻

歎之不暇。復何能爲哉。亦何敢爲哉。在漢時。氏人慕
羨。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蠻夷貧薄。
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
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由是觀之。
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爲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
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
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損益其所行。
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應武舉。中選。廷臣又以。
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羣謀受命。且與李。

侯同事將領和則士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贈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枚菴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瓚蒞之造爲邊釁動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俱匱公私一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每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羨倉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石如是者在在右之當是時屢豐年公廩陳陳相因

民亦少所請于官也。張君廉知之，欲因兵事爲奸利，遂屬有司，令民常賦毋入粟，諸義倉所積盡糶之，得銀若干萬兩，致之軍中，曰：將以是犒諸有事于邊者。

守土諸公承旨趨風，莫敢誰何。州縣之吏習於耳目

所聞見，以爲久無水旱疾疫之變，亦安然應之。徒以

則禍

正不測之天

○○○○○

右州縣之吏爭之

取容一時而不虞後之及于患也。比年以來，旱魃爲

虐，災沴薦臻，五穀不登，公私無所仰給，或徙者幾及

大半，然則謂非張君之遺患歟？于時告亟者屢上，

當宁憂之，遂出太府銀若干萬兩，截綱米若干萬石，

遣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而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某君之爲。則垂歎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力不足糶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卽各寺觀投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健吏主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

糶銀遣人四出易蕎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
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屬之庶人在官者
而收其租百爾所爲詳審周密幾無遺策蓋其爲心
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鑿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
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
矣重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
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
誠使君遇張君必將開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
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爲重慶之人幸。而又竊嘆其有不幸者多也。昔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蓋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令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爲戶部郎中，時常總遼東軍餉，奏議甚多，余間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世之志。今其所爲又如此，非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書之以勵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邃菴楊公序

馬政

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人若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通變乃能起而當其任天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之務西北爲重而陝居其半三邊之用兵馬爲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尤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議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遂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奉勅以往。初建議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天下，用薦入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陞山西按察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爲教，兩省士風爲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大用也，尋召爲太常少卿，再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薦公文章才略，夙負時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寔，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重。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然當積弊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騷牡三千，魯頌之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既而思之，則知賢者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其明効亦至于此。然則公之任此，正朝廷爲官擇人之意，公亦何嫌於此一行哉？公之行也，其門人太常少卿喬君希大、春坊諭德靳君充道、諸君子喜公之大用于時，而陝之牧政有成也。相率屬予言贈之，子辱知于公最久，且厚，故不敢以不文辭。

記

水西新建十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十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旣成之明年，今宣慰圖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

月遣人詣京師求子文刻于石爲之記曰水西之河
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稿池又曰芭蕉下
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
東會于涪江其源之大於衆水者有四一曰洛浙二
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涇洛浙之水源于卜乍
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鴉池兩溪
之源導于化閣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浙七百方則自
普安會于洛浙入于鴉池滴涇之源出于九溪東北
至于威清又北至于鴉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之水迴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遇峻隘如退如束激蕩震掉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間有之秋冬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爲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未之能致也故嘗有橋率架木爲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宜慰父子。更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圍空其下。漏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視橋之袤廣而多寡焉。欵密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鳥。三曰烏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朶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查觀。西溪虎場朶泥麥架。皆先宣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宣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卽于山。問役焉。取曰。卽于傭。問費焉。取曰。卽于宣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蓋自成化己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非先宣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羣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權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宣慰之偉績。賔旅負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西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而申以王政。徒枉輿梁之說。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具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宣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

嘗聞西南世祿之家，每以安氏爲稱首。既得其家世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宣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固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爲之記，恐來者末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圯毀，而未有爲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宣慰名觀，今宣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內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爲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爲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壬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倡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荅。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頃，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卽允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己，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間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恒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
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時一念之、未嘗不皇
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
爲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
出於人、此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
前錄則敬所、蔣公、礪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
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爲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
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
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

武、多獲駭、西馳、而天下、皆、是、者、以、任

之此所以私自慶幸終身誦之而不能忘焉者也集
錄既成謹識其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石齋文集

吉

平露堂